

于右任的故事(十二)

于 凌 波

假扮牧師回關陝

民國七年三月十三日，張義安在率軍攻打鄂縣縣城時，中彈倒地。他忍死須臾，抓着董振五的手，說出了死前最後幾句話：「告訴同志們，請于右任回來，請于先生回來領導靖國軍。」

張義安陣亡之後，陳樹藩率軍親下渭北，攻郭堅於羗白，擊高峻於關山；靖國軍領袖始悟若不能化除成見，團結禦侮，終非陳樹藩軍之敵。尤以張義安死前的遺言，更令眾人感動。衆領袖集議，只有請于右任回來領導，力量集中，號令統一，革命纔有前途。

最後在會議中決定，由胡景翼、曹世英、高峻三部，各推代表一人，同赴上海請于右任返陝，曹世英部推派的是成柏仁；高峻部推派的是張慶餘，胡景翼部推的是王玉堂。

王玉堂，字子元，陝西三原人，後來在靖國軍總部擔任外交處長。王玉堂在靖國軍是始終其事的一個人。民國十一年靖國軍解體，于右任西行經隴入川，王玉堂與參軍王家曾、秘書王陸一，是僅有幾個隨于右任西行的。

張慶餘，字立卿，也是三原人，以後在靖國軍總部擔任參議。成柏仁是耀縣人，以後在第三路曹世英部任參謀。

王玉堂等三人於七年四月初動身赴滬，下旬到達。晤見于右任後，將關中詳情一一向于右任陳述。于右任向來以救國救民爲職志，對桑梓的革命事業尤爲關切。一年前奉國父孫中山先生之命返陝，目的就是希望在陝西發動革命，以與南方軍政府呼應。如今靖國軍起，形勢已成，同志共約他返陝領導，在他是義不容辭；西南各同志及陝西在上海的同鄉，亦以大義所在，責無旁貸，促其速行。于右任即摒擋一切，五月初與王玉堂等三代表，由上海買輪西上，在漢口登陸，走信陽，經鄭州轉洛陽。

爲了避免走潼關爲陳樹藩部盤查，他決計假道山西。他在洛陽化裝爲傳教士，穿上黑長衫，戴個禮帽，再配上他的一把大鬍子——那年于右任四十歲，頰下美髯已相當可觀，扮起來還真像個牧師。王玉堂等三位代表喬裝爲教友，一行四人由豫西陝縣渡河入晉南，再由晉西渡黃河，循黃龍山谷、經宜川、洛川、延長、延安、中部、

同官、耀縣各縣南下，跋涉千里，沿途荆棘載道，地多荒僻，時遇匪盜及關卡巡查，幸得沿途地方人士的協助，總算一一過關，於五月二十日抵達靖國軍總部所在地的三原。

由山西入陝西境後，于右任沿途作了不少好詩，今日看來，都是具有歷史價值的史詩，爲當年的革命歷程作證。特自于右任詩存中摘錄數首，以見當年行程一斑：

歸里過汾河同王子元

我亦橫汾感逝波，故園消息近如何，夕陽西下無來雁，匹馬南歸竟渡河。道遠車悲虞坂峻，雲開雨旁太行過，山川滿目今猶昔，后土祠前禱且歌。

這是歸途中的第一首詩，是在山西境內做的。按路線推算，他可能是由陝縣渡黃河入晉，走平陸、解縣、猗氏、萬泉，由河津渡汾河，河津過汾河後就是禹門渡，他寫有「禹門渡」一詩：

禹廟東西並賽神，禹門三日滯行人，護巢蒼隼愁繒織，撲面黃沙雜亂塵。天地平成終有待，魚龍寂寞恐非真，

呂梁山上夕陽好，返射鰲痕迎眼新。
由禹門渡沿黃河東岸北行是壺口，壺口過黃
河後就是宜川，他的「宜川道中」詩是：

隱隱黃河線一痕，馬前東望日將昏。
風雲晉塞連秦塞，波浪龍門接孟門。
高祖山頭餘破廟，將軍臺上只荒村。
川原如錦人如醉，遍地花開不忍聞。
「遍地花開」何以不忍聞呢？因為這花不是
普通的花，是罌粟花。這是陳樹藩的「德政」，
他爲了擴軍籌餉，大開烟禁，陝北各縣遍植鴉片
，禍國殃民。

宜川以下是延長，他的「延長記事詩」是：
山下為城山上塞，疲蹙破帽過延長。
開天美利穿油井，亂世降兒產義王。
戊卒一年三潰散，居民十室九逃亡。
故人高燭頻相送，金鎖關南照故鄉。
詩中的「義王」是指明末張獻忠餘黨孫可望
，降南明後又降清，封義王。「高燭」是途中居
停主人由雲飛以延長礦中所出的大燭相贈。
還有一首「延長至延安道中」：

濯筋河畔草茫茫，故事居民語不詳，
箱裏鳴蟬山谷響，柳陰繫馬水泉香，
世無韓范真儒將，地是金元舊戰場。
兵火連年人四散，平川歷歷上田荒。
過了延安南下，經甘泉、鄜州到中部縣，有
橋山，黃帝的衣冠塚在此，稱黃帝陵，又稱橋陵
。于右任駐「驢」調陵，寫了一詩：
與王子元謁橋陵遇雨

路下雕陰灣復灣，鴈翔鳳翥見橋山，
曾經微雨川原潤，真是遺黎稼穡艱，
獨創文明開草昧，高懸日月識天顏，
千霄古柏摩挲遍，掛甲何人亦等閒。
橋陵前有數古柏，樹身多小孔，土人相傳是
漢武帝上陵時掛甲之處，稱「掛甲樹」，故詩中
有「掛甲何人」之句。

就任靖國軍總司令

于右任五月二十日抵達三原，這一天轟動了
三原城鄉，消息也傳遍了陝西全境。三原城中一
片欣喜，議論紛紛：

「于右任回來了，于右任回來領導靖國軍了
。」
一個牧羊的孤兒，一個被清廷通緝的逃犯，
一個以一支筆宣揚革命，與清廷作戰的革命鬥士
，回到他的故鄉了。然而他並不是「衣錦榮歸」
，他沒有腰纏萬貫，也沒有汗青拖紫，他只是一個
革命黨人，回故鄉領導革命，與軍閥作戰的。

他五月二十日抵達之時，各路靖國軍將領雲
集三原，歡迎于右任返陝領導。接着是一連串的
會議，各路將領向于右任報告各地戰情，于右任
也到各路防地視察情況，慰問戰士。並順道到各
地訪候故舊，聽取意見。最後在七月下旬召開全
軍大會，張鈞也自臨潼前線繞道抵達三原參加。
大會中決定了各路軍的番號——爲公正起見，各
路軍的順序由代表抽籤決定——編組、駐地、糧
精來源及分配等。最後決定在八月九日，舉行靖

國軍總司令、副總司令就職典禮。

就職典禮那一天，在城外廣場中搭建典禮臺
，三原附近的部隊全體參加，而城鄉的父老子弟
，也成羣結隊圍在廣場四周，參觀于總司令的就
職典禮。

在總司令、副總司令宣誓就職後，接着是于
總司令講話，只見于右任那高大壯實的身軀屹立
臺上，一大把黑鬍子在胸前擺動，臺兩側各路將
領環立，臺下一排排荷槍士兵，精神飽滿，四周
更圍滿了成千上萬觀禮的民眾，于右任提高喉嚨
，大聲的說：

「諸位同志，今天是總司令就職典禮，可是
，我是一個革命黨人，我不是爲名位、爲權利而
回來的。我是爲救國家、救桑梓，與諸位同志同
甘苦、共生死而回來的。我回來帶給大家的，不
是金錢、不是械彈，而是一腔熱誠，與總理的革
命精神。這種革命精神，是革命黨人的無價瑰寶
，一切均不足與其比擬。只要大家能確切認識，
篤實履踐，則革命必成，強權必敗……」。

網羅革命人士精英

靖國軍的編制，是自下而上編成的，它是先
有各路，而後成立的總司令部，至於各路的編制
，都是就其原有的兵力、人員、組織加以調整，
只有總司令部是新成立的。

新成立的總司令部，編制龐大，人才濟濟，
網羅了陝西革命人士的精英。總司令部設總司令
、副總司令、總參議、參謀長、秘書長、書記長
。另設軍務、軍法、軍需、軍械、外交、財政、

教育、副官各處，及顧問、秘書、參謀、參議各若干人。此外因副總司令在外督師作戰，另設有副總司令部及上海辦事處的組織。為保存革命史料起見，將總司令部重要人員介紹如下：

中華民國軍政府陝西靖國軍

總司令于右任，名伯循，陝西三原人
副總司令張鈞，號伯英，河南新安人
總參謀茹欲立，號卓亭，陝西三原人
參謀長劉延森，號月溪，河北人
秘書長李元鼎，號子彝，陝西蒲城人
李元鼎離職後，秘書長一職由三原人劉紹文繼任。

副官處長郭叔審，山東人
軍務處長彭世安，號仲翔，陝西白水人
軍法處長李琴舫，河南人
軍需處長蔡屏藩，號江澄，陝西渭南人
軍械處長高又明，陝西涇陽人
外交處長王玉堂，號子元，陝西三原人
財政處長柏堃，號厚甫，陝西涇陽人
教育處長蔡鳴珂，號祥符，陝西扶風人
書記長李豐功，號瑞峰，陝西三原人
總部衛戍司令李秉章，號文卿，陝西高陵人
秘書張讚元，號翔初，甘肅人
鄭英伯，浙江蘭谿人
胡伯岳，山西真鄉人
王平政，號德卿，山西人
關子洲，山西解縣人
喬吉甫，陝西榆林人

周伯敏，號鴻淦，陝西涇陽人
王陸一，號天士，陝西三原人
張文生，陝西三原人

李西園，陝西三原人
寧毅侯，陝西三原人
龔哲甫，湖北襄陽人

參謀王省三，遼寧人
余欽烈，號紀文，山西渾源人

劉甫臣，陝西渭南人
于伯靖，號劍侯，陝西三原人

張宗福，號景秋，陝西三原人
彭世銘，號季強，陝西白水人

劉紹襄，湖南人
王靜安，河南人

上海辦事處處長張警吾，陝西三原人
電務主任王鏡秋，浙江人

衛隊連長寶彤臣，陝西扶風人
游擊隊長石強齋，河南人

總部除了上述人員外，還有顧問、參議各若干人。顧問如朱先照佛光、程博九、朱仲尊、臨潼劉靄如、扶風王誠齋，皆陝西一時人望。參議

如于鳴臬鶴九、李含芳可亭、惠思溫又光、張慶餘立卿，及幾位河南籍的同盟會員如暴式彬質夫、楊漢光銘西、王廣慶弘先等，都是對革命有貢獻的人士。

總司令部之外，有副總司令部和總指揮署，副總司令是張鈞，總指揮是第四路司令胡景翼。未久胡景翼受騙為陳樹藩所俘，第四路司令由岳維峻繼任。

六路兵馬臥虎藏龍

靖國軍總司令部之下，轄六路兵力，路以下分支隊，支隊以下為團、營、連、排。先將各路兵力、駐地介紹如下：

第一路，司令為郭堅，下轄五個支隊，共約五千餘人，駐地為岐山、鳳翔、扶風、武功、興平、乾縣六縣。這是省垣西路的一支靖國軍，最遠的鳳翔距西安三百餘里。

第二路，司令樊鍾秀，下轄兩個支隊，有兵力三千餘人，駐鹽屋、鄂縣兩縣，在西安西南，鹽屋距西安七十餘華里，鄂縣在西安南方一百七十里。

第三路，司令曹世英，下轄三個支隊，有兵力三千餘人，駐地高陵、淳化兩縣，及交口、櫟陽、兩金等地，在渭水之北，淳化在西安北方一百五十里，高陵在西安東北七十餘里。

第四路，是胡景翼的部隊，司令先是胡景翼，胡於七年八月為李天佐、姜宏模誘騙被俘，司令一職由第三支隊司令岳維峻繼任，轄六支隊，兵力六千餘人，是靖國軍兵力最強、裝備最佳的一支隊伍。駐地為三原、富平、同官三縣及興平、相橋、關山等地。三原在西安東北約八十餘里，富平在西安東北百餘里。

第五路，司令高峻，轄兩個支隊，有兵力兩千餘人，駐地為白水、澄城、郃陽三縣。這三縣在西安東北，白水距西安約二百餘里，澄城距西安約三百餘里，郃陽在黃河西岸，距西安將四百里。

第六路，是客軍盧占魁的騎兵部隊，轄兩個支隊，有兵力三千多人，駐三原、耀縣、兩金等地，作爲總司令部的機動部隊，用以支援四方。

六路之外，還有惠有光的一個獨立支隊，直轄於總司令部，還有副總司令部的一個直轄支隊，隨張副總司令在外作戰。

到了民國八年，又編了一個第七路，司令是王珏，轄有三個支隊。

民國七年于右任就職後的六路兵力，共有近三萬人，分駐在十七個縣份中。這其中以第三、四路裝備較優，是靖國軍的主力。

靖國軍六路兵力，其形成及背景各不相同，且靖國軍中藏龍臥虎，以後有不少煊赫一時的人物皆出自靖國軍，有加以介紹的必要：

第一路：是郭堅以陝西警衛旅的人員爲基幹，加上耿直西安發難所帶出的從屬，和劉錫麟的騎兵營等發展而成，轄有十個支隊，其重要幹部如下：

- 第一支隊司令張鐸，陝西蒲城人
- 第二支隊司令王珏，陝西富平人
- 第三支隊司令郭英夫，陝西咸陽人
- 第四支隊司令王仕雲
- 第五支隊司令耿莊，陝西澄城人
- 第六支隊司令劉福田，陝西華陰人
- 第七支隊司令賈福堂，河南人
- 第八支隊司令黨玉崑，陝西富平人
- 第九支隊司令李奪，陝西蒲城人
- 第十支隊司令麻振武，陝西渭南人

這劉錫麟，就是耿直西安發難，由渭南率部接援的騎兵營長。

第二路：是樊鍾秀由所部的河南民軍發展而成，幹部全是河南人，重要幹部有：

- 副司令閻治民
- 參謀長吉少峯
- 秘書長陳霞廷

- 第一支隊司令李三林
- 第二支隊司令趙德一
- 副官長王更新
- 書記長何樹三

第三路：第三路是由曹世英的騎兵團發展而成的，騎兵團只有四個連，加上他在渭北各縣招兵買馬，發展到三千多人。他這路軍中，有幾個以後煊赫一時的人物，值得特別介紹，這路軍中的重要幹部如下：

- 參謀長王烈，陝西白水人
- 秘書長高夢賓，陝西高陵人
- 第一支隊司令楊虎城，陝西蒲城人
- 第二支隊司令王祥生，陝西咸陽人
- 第三支隊司令石象儀，陝西富平人
- 第一團團長劉文柏，陝西乾縣人
- 第二團團長石象坤，陝西富平人
- 騎兵團團長王成章，陝西白水人
- 簡練隊長楊仁天，陝西藍田人

這一路的營長有任子揚、馮欽哉、孫蔚如、于鳳千、黃占魁、程煥奎等，連長中還有一個馬志超。

這一路中的楊虎城，渭北刀客出身，具有陝

西人堅毅的性格，所謂「陝西冷娃」精神。民國十年靖國軍解體，郭堅、胡景翼、曹世英等紛紛接受直軍改編，惟獨楊虎城扶靖國軍義旗於不倒，與李奪、麻振武共迎總司令于右任西巡。十一年夏，李奪、麻振武復投降劉鎮華，楊虎城誓死不屈，率部撤退到陝北。惜乎刀客出身，少不讀書，頭腦簡單，爲共黨蠱惑，民國二十五年發動西安事變，惹下滔天大禍，遺患至今。

此外，當時任營長的馮欽哉、孫蔚如，以後俱曾建節開府，煊赫一時。馬志超時任連長，後被保送入韶關講武堂受訓，再入黃埔一期，抗戰時領導忠義救國軍，頗著功勳。

第四路：第四路是胡景翼的第二團擴充而成的，司令最初是胡景翼，民國七年八月胡景翼受騙被俘，軟禁西安，由第三支隊司令岳維峻繼任，事實上軍中大事由黨人劉守中主持。這一路的重要幹部爲：

- 司令胡景翼，後由岳維峻繼任
- 顧問劉守中，號允臣，陝西富平人
- 參謀長李文卿，陝西高陵人
- 秘書長房仙洲，陝西臨潼人
- 軍法處長史漢臣，陝西華縣人
- 軍需處長杜蔭庭，陝西潼關人
- 軍械處長高又明，陝西涇陽人
- 軍醫處長楊介石，陝西富平人
- 副官處長史可軒，陝西興平人
- 第一支隊司令田玉潔，陝西富平人
- 第二支隊司令董振五，陝西扶風人。（董振五陣亡，鄧寶珊繼任，鄧爲甘肅人）

第三支隊司令岳維峻，號西峯，陝西蒲城人
 第四支隊司令李雲龍，號虎臣，陝西臨潼人
 第五支隊司令康振邦，號子靖，陝西蒲城人
 第六支隊司令馮毓東，號子明，陝西富平人
 第七支隊司令崔式卿，陝西臨潼人
 第八支隊司令姚林翼，陝西渭南人
 第九支隊司令李紀才，號乾三，陝西蒲城人
 第四路的九個支隊司令中，民國十四年岳維峻繼胡景翼為河南督辦。民國十五年李雲龍任陝西督辦。

第四路於民國十年接受直軍改編為陝軍第一師，胡景翼任師長。十三年胡與馮玉祥、孫岳發動「首都革命」。

第五路：第五路是高峻白水起義的部隊，以後他由白水突圍到澄城，與舊部趙樹勳會合，發展到兩千多人，其重要幹部是：

- 副司令王雄生，陝西蒲城人
 - 顧問焦子靜，陝西富平人
 - 顧問王自榮，陝西郃陽人
 - 參謀長曹濟卿，陝西醴泉人
 - 秘書長李裕本
 - 第一支隊司令趙樹勳，陝西白水人
 - 第二支隊司令張全貴
 - 第三支隊司令謝丕績
 - 第四支隊司令李秀山
 - 機槍連連長趙樂山
 - 騎兵連連長閻振奎
- 第六路：第六路是察哈爾客軍盧占魁，有三千多人，多數是騎兵，重要幹部有：

- 參謀長張晉三
- 秘書長黃肅伯
- 副官長張少丞
- 軍需處長盧占海
- 軍法處長李明軒
- 軍械處長鄭雨庭
- 總指揮官刁富魁
- 第一支隊司令張威
- 第二支隊司令武耀威
- 騎兵團長張九才

第六路是一支很奇特的隊伍，民國六年張義安三原起義之後，率兵攻西安西路，曹世英攻東路，時在民國六年年底，這時這支客軍路過陝西路，聞知西安在作戰，盧占魁馳騎見曹世英，相談之下，知係起義民軍對抗北洋，這支客軍就此留下來加入了靖國軍。

筆者查遍了民初有關多種資料，找不出這支客軍究竟由何而來，直到親訪陝西耆老，八十餘歲的立法委員楊大乾先生，才解開了這個疑團。據楊委員稱，盧占魁這支騎兵部隊，原隸屬於張勳的辦子軍，民國六年張勳復辟，事敗躲入租界，部眾星散，盧占魁帶着這支騎兵，遊蕩無所依，原打算由陝北到甘肅去就食，途經渭北，聞知西安有戰事，就此留下加入靖國軍。

楊委員稱：

「我初看到這支部隊時，見他們腦後垂着辮子，不過一個個騎術精良，剽悍無比，倒確是一支勁旅。」

原來楊委員尊人楊仁天，係老同盟會員，辛

亥起義，隸井勿幕部。曹印侯率敢死軍迎戰甘軍升允，楊仁天改隸敢死軍，任標統；曹世英起義，楊任簡練隊隊長。楊大乾委員即係靖國軍靖隊畢業學生，故知之甚詳。

國父派員赴陝宣慰

民國六年七月一日，張勳發動的復辟鬧劇開鑼，宣統「上諭」封黎元洪為「一等公爵」，派梁鼎芬等入總統府遊說；黎元洪嚴辭拒絕，即日通電各省出師討賊，並致電副總統馮國璋，請其依照約法及大總統選舉法，暫行代理大總統職務，並重任五月被免職的段祺瑞為國務總理，黎元洪旋離總統府入居法國醫院。

七月五日段祺瑞馬廠誓師，十二日光復北京，馮國璋、段祺瑞分別入京就職；此時段祺瑞如果能公忠為國，他理當呈請總統，恢復國會，既能尊重約法，又可南北統一；無奈段氏剛愎成性，以國會對德宣戰案不為通過之舊嫌，決重新召集臨時參議院，置舊有被解散之國會於不顧。

當六月中旬張勳脅黎元洪解散國會時，國父孫中山先生首先通電反對，雲南唐繼堯、廣西陸榮廷、貴州劉顯世等隨之通電護法，海軍總長程璧光亦憤而辭職南下。及復辟事後，段祺瑞重新組閣，國父復電段勉其維護約法，段均置之不理。國父遂於七月二十日乘海深艦抵粵，發表護法宣言，請國會議員來粵集會，並請黎元洪南下，在廣州組織護法政府。

民國六年八月中旬，到粵之國會議員一百五十餘人，因不足法定人數，乃於二十五日舉行非

常會議，三十日通過軍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國父為軍政府大元帥，陸榮廷、唐繼堯為元帥；九月十日國父就職，中華民國軍政府於焉產生。

是年十月，耿直在西安舉兵之前，曾秘密遣人南赴廣州，請謁國父，受命而返。七年元月張義安三原起義，胡景翼、曹世英等建陝西靖國軍，國父於二月廿七日任命焦易堂為陝西勞軍使，赴陝宣慰。均載於國父年譜。

七年三月十九日，國父電唐繼堯授以援陝方略，謂：「……用兵之道，尤貴出奇，武漢北軍雲集，未易猝攻，宜陽言援鄂，而以精兵攻陝。陳樹藩困守西安，不久當遁；會合陝中義軍，略定西北，撫鄂之背，較易奏功。」

國父除電唐繼堯外，並分電黔、川、鄂、豫諸靖國軍將領，於是西南各省，乃有十道援陝之議。

所謂「十道援陝」，是指川軍石青陽、黃復生、呂超，滇軍葉荃，黔軍王文華、袁祖銘，鄂西黎天才、石星川、王安瀾及豫軍王天縱——七年元月四日王天縱在豫南獨立，稱河南靖國軍司令，事見國父年譜——等十路人馬而言。及于右任返陝就任靖國軍總司令後，援陝軍進行更為積極。葉荃率滇軍第八軍繞道漢中，經甘肅邊境入陝抵鳳翔；王安瀾軍由鄂西入陝，拔陝南與安、漢陰、白河各縣；呂超則出川北向陝南進軍。一時靖國軍聲勢大振，士氣高昂，而陳樹藩震恐，為緩兵之計，聲言與民軍議和，實際上向北京政府緊急求援。

不幸此時，西南政局發生變化，桂、滇首領

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等操縱國會非常會議，改軍政府元帥制為合議制，推選國父及岑春煊、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陸榮廷、林葆懌七人為總裁，國父以此種政府乃聯絡北洋軍閥的議和機關，辭不就職，離粵赴滬。西南的援軍，除葉荃一軍抵陝外，有不再出動者，有因政治影響中途折回者，援陝未成，反為陝人招來更大禍患。因陳樹藩向北京政府求得之援軍到達，發動攻擊，靖國軍東西各路，戰爭就更加慘烈了。

李天佐出賣胡景翼

于右任就任靖國軍總司令後，全軍振奮，都希望在干總司令領導下，重振軍威，直搗西安。胡景翼就任全軍總指揮，也準備擴大軍力，有所表現。他想到陳樹藩部駐防固市的守軍姜宏模，原是自己的舊屬，在陳部任團長的李天佐，也與自己私交素篤，他希望對姜、李二人說以大義，要二人率部參加靖國軍行列。乃派人與李、姜二人聯絡，李、姜二人應允，約胡景翼到固市會談。胡景翼於八月中旬，帶着隨從衛士，騎馬到固市與李、姜二人見面。固市在三原之東百里左右，騎馬不足一日行程。

他沒有想到李、姜二人別有詐謀，不但約了胡景翼，同時也以胡為餌，約了陳樹藩來會，他二人是想挾持雙方，以遂私圖；沒想到陳樹藩也是老謀深算，機詐百出，他也知道李、姜二人與胡的關係，他盛陳兵衛，有備而來，李天佐和姜宏模不敢有所舉動，只好由胡景翼自來上鉤。胡景翼到達，見陳在座，始知受騙，而已身入彀中

，乖乖的做了陳樹藩的俘虜。
陳樹藩執胡返省，送信給胡部驍將董振五說：「汝如釋兵，吾即釋胡。」
靖國軍這邊，尤其是三原的第四路官兵，軍中驟失主將，士氣為之大沮。而董振五大義凜然，不為之屈，覆信致陳樹藩說：

「吾不能以一人之私，棄公理。吾願祝勵生（景翼號）為關（羽）、岳（飛）、文（天祥）、史（可法），早就千秋；亦願彼祝吾為（白）起、（王）翦、（廉）頗、（趙）牧，縱橫一世；此時此地，請勿多言。」

秦朝大將王翦是陝西富平人，胡景翼與王翦同里，嘗以此自況，故董振五引用譬喻。
陳樹藩得董書，知靖國軍胡的部屬意志堅決，雖然捉到了胡景翼，並不能動搖胡的軍心，算是白費一場心機。

李天佐出賣了胡景翼，並沒有達到挾持雙方從中謀利的目的。他又約胡的支隊司令岳維峻見面，岳維峻先帶人趕到固市郊外板橋常家花園，經過戒備後，約李天佐來見。

李天佐見岳維峻，詭稱陷胡景翼被捉的是陳樹藩的副官長韓慶綏，實不是自己的主意。最後他說出了他心中的意圖，如果胡部能聽他的指揮，他仍願改整靖國軍旗幟，以繼胡志，對抗陳軍。這時隨同岳維峻赴約的營長楊瑞軒，是條血性漢子，他在門外戒備，聽到李天佐一廂情願的說辭，他氣憤膺胸，持手槍盛怒而入，大叫：

「奸賊，你還要來騙人！」當胸一槍，將李天佐擊斃。（未完待續）